

佛
子



亦 夢

雲 的 回 音

訪 沈 船 巴 別 塔 號

引 力

拜 俗

詩 意 症

穿 你

一 丘 之 呵 呵

人 長 大 是

晃 一 晃

唯 一 重 要 的

濕 一 手

小
詩
醒著做夢的時候
有鳥兒飛過
有樹石滑落
有人看見我的瞳孔
卻沒看見我做的夢

某一天，我睡著了。

在睡眠裡頭，總覺得身體哪裡不對勁，似痛非痛，懷疑有傷口，觀看四周，觀察什麼東西傷了我？

忽然我的傷口出現了，而且告訴我：「如果你覺得有人傷了你，卻縱容他們，那其實是你傷了你自己。」

然後我看到那傷口越來越大，伸出觸角，包覆我全身，讓我無法呼吸了。當他緊緊纏著我，而我試著往外撐出雙手，直到我足以擁抱他，告訴他，沒事了。

啪一聲，我醒來了。



長年來，總覺得頭上有一朵，
專屬於我的雲；
他長期成為我的髮鬢，
是我在地圖上的GPS定位。

那朵雲名為「都是你的錯」，
當水蒸氣，或驟地奔騰而上，
或涓涓醞釀許久；
那水蒸氣，或來自眾生口沫，
或來自江河大流；
或家庭用水，或排泄廢水，
曾經是烹煮一鍋飯的幸福，
也曾洗淨疲憊雙手的髒污，
那一雙雙手抓過鯨吞蠶食的泥土，
也在菜市場中交換無數金錢的油漬。
但他們蒸騰，蒸騰，
最後下成雨，一場「都是你的錯」的雨，
專屬我的雨。

有時候竟在夜深人靜，
忍不住抬頭問問頭上的雲啊：
「我真的做錯了什麼嗎？」

雲沒有回答，用他還未擰乾的棉花，
將毛毛雨，織在我皮膚上，成一裳針衣。

空氣裡始終有一種潮濕，
讓發生的事，
通通變成「都是你的錯」。

有一種氣氛叫原罪。
有一種錯叫「都是你的錯」。

「真的做錯了什麼嗎……」

「真的對不起了誰嗎……」

「真的欠了什麼嗎……」

滔滔不絕的自問，
是我唯一能對雲還以報復，
提問的無聲毛毛雨。
而我聽見雲裡有雷的聲音：

「……………什麼嗎」

「……………誰嗎」

「……………什麼嗎」

閃電中，雲裡隱隱約約回音著。
雨還在一陣一陣。

(記者現在身後的海洋
就是五個月前巴別塔號沉落海底的地點
我們今天透過特別方式與其連線
現在聽聽，巴別塔號怎麼說)

巴別塔號：.....

(喂？喂？巴別塔號你在嗎？)

巴別塔號：.....

(嗯，稍早有學者推判巴別塔號的病徵屬於創傷症候群
不一定能立即恢復溝通能力
我們給他多點時間)

巴別塔號：.....

(嗯，根據警方調查，巴別塔號在沉沒之際
見證人心詭譎，如一場生離死別
種種世間險惡或許都刺激了巴別塔號
當時現場沒有出現冰山，船內也沒有任何問題
目前不排除巴別塔號的沉沒是一種自殺行為的可能)

巴別塔號：.....

訪
沉
船巴別塔號

(嗯，目前正在治療巴別塔號的醫生則指出
巴別塔號應是罹患夢癌末期
在他的夢臟當中長出了大量的腫瘤
這會影響到他對於現實狀況的判斷
也有可能因此造成夢血管的阻塞，甚至斷裂
導致半夢不遂、中風的現象)

.....

(喂？喂？
好的，我們與巴別塔號的連結應該是斷訊了
如同我們與夢、夢與現實的距離
我們在此倡導各位民眾
定期進行夢體檢查，注意夢境健康、夢理衛生
我們把現場還給主播)

.....

(喂？喂？
喔，不好意思，記者忘記沒有主播
喂？你說什麼？
咦？我才是夢嗎？啊？)

.....



醒在你熟睡的呼吸上，
心臟的潮音，打在我埋著的臉龐。
半夢半醒，一直躺進你的心，
朝最深的地方下墜。

早已忘記路是什麼模樣，
迷宮裡的城牆終於被打碎，
眼前有天，有草原，
有不被理解的深淵，你卻在深淵裡種滿了花。

被你的光照著，
久違的自由就像拉長的影子，
練習萎縮的心肌，我還在適應，
自由的自己是什麼模樣。



醒來了捨不得睡，
睡著了捨不得醒。

等我背過身，再繼續陷入沈睡，
吸呼的海風，安撫著顫抖的頸項，
亦夢亦醒，一直鑽進我的心。

無重力的我，
因你而有引力。



走進世間標準的大門
迎面是富麗堂皇的金磚銀桌
他趨前，跪在權力大神的偶像腳前
擲爻問美

他撚一柱造自上好邪念的香
以慾望之火點燃
插立在那爐裡鋪滿惡毒之言的灰燼
各路閒言閒語裊裊升起

他回頭收起盤子上的供品：
三顆貪婪、一包嫉妒、
幾瓶炫耀、數件貼身的歧視
閒花俗果，無需時間考驗
再虔誠地將巷口買來的厚厚一疊流量
一張張對折
丟進大火燒金

他求了一支籤
巫祝請他每日誦念

「先不認得自己
才能成為自己」

俗語箴言
他大徹大悟
散災 善栽
Woohoo 尚饗

嚙下蘸血的自戀饅頭
他笑了
嘴上掛著渣滓
自拍後一鍵美顏，模糊五官
上傳以達天界，登錄會員
雲端顯示：打卡成功！
這位水水！您的一切願望都將俗現！

完成一切俗務流程
他感覺好運在即
心頭輕鬆，躺下享受，
轉開電視，傳來歌聲：
「可是我，有俗後，寧願選擇留戀不放手……」

俗事至此
心滿意足
不如爛尾
才是現俗

詩意症

持續行走 / 與一行巧遇的 / 詩

我仍然是個動詞 / 有時沒那麼及物的動詞 / 日日改變

穿

你

你朝我走來 / 我望著你望向的方向 / 看穿了自己 /
你經過我 / 剩下我的身體 / 留在原地



一丘之
呵
呵

獵人們升起營火
將獵犬捕來的食物烹煮
在小木屋裡酣酒歡歌
忘了屋外的獵犬

這晚正好是滿月
午夜之後
那屋倏忽變成丘陵
潮汐中睡著的獵人原來是狸群

獵犬對著月亮嗥叫了一聲
在人類的語言裡
勉強用拼音表示
聽起來接近：「呵呵」

人長大是
說明選擇了那麼多
選擇某一件事情是
說明失去了那麼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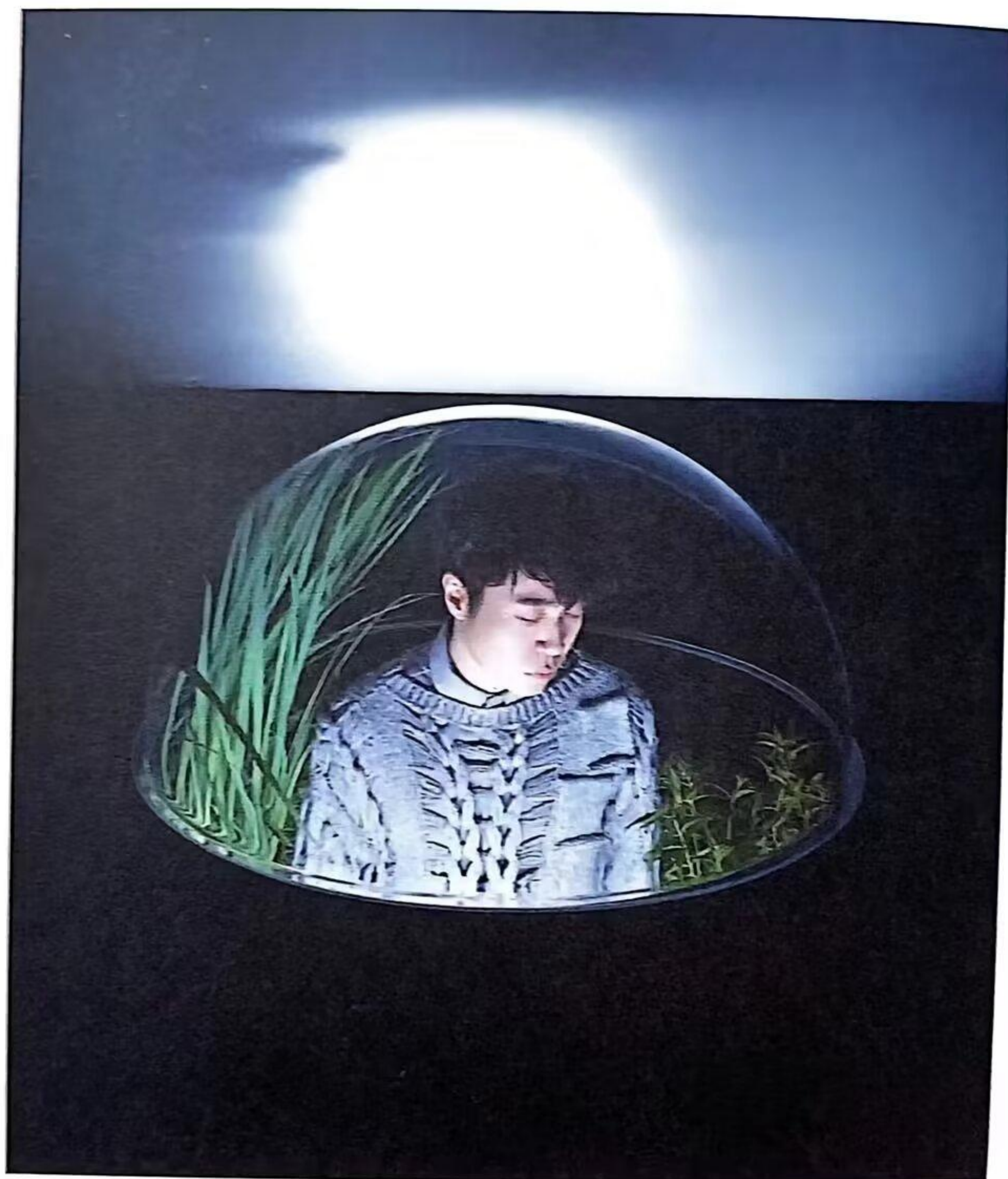
成為大人
抓到了什麼的喜悅是
做到了這個地步的思念和
只能做到這個地步的思念
同時知道的事情

但是 那抓到的某些
就算是小 也確實是在這裡的話
對於抓到的自己感到自豪吧
拿起勇氣誇獎選擇了某個的
過去的自己吧
好好努力活過來了
那麼說吧

人長大是

然後 從那邊看夢想吧
不要感嘆世界 要相信世界
因為我也是這個世界的一員

人生是愛著自己的未來
要是一個人難受的話
跟別人一起改變未來吧
朋友 戀人 夫妻 或是家族
甚至自己與更多自己
人生將會是更加華麗



晃 一 晃

在漫長的人生中實驗
看著一次次失敗的裝備
忘了自己有多特別

讓這個和那個碰撞
算著一次次隱秘的配方
冀望作用的時光
忘了將杯底的自己晃一晃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
所以我更正

後來我才承認 其實我一直不承認
聲音 念頭 場景 移動
日期 階段 角色 內容
記不得是因為都不重要

原來 唯一重要的
只有你

濕手

漠沙裡，用盡心灑下
餾集一生的雨
無保留
殷殷風乾，緩緩蒸發
守護著，等待著，成一片氣候
包圍的粒子碰撞，聞出屏息的味道

那雨水
不被領情
就不是滋潤，不是養分
只是液體
黴菌的溫床，過敏的兇手
大量澆灌的盤尼西林
是書法家求省，在石上練習的水漬
船過無痕，看來白費工夫
那藝術自在隱形的積累中

天真以為可以帶著
身邊的軟羽細雪飛
其實只是一個累贅

蔭乾後，不留下什麼，
不被蓄攢的雨水，循環，
移動，為自己移動

此處不留雨，自有留雨處
自有雨滴滴石穿谷，深谷闢出大河
空剩沙漠聽著江湧，卻無法再霑雨露
一首你唱不出來的歌，名為無止境的歌
你發出音符，卻是休克

且倒帶看看當初神色自若的書法家
用水在石上寫了什麼
透明度設定百分比二十灰階
原來寫的是層層疊疊的
一幹一幹一幹一幹一幹一
寫完提一桶水潑透石塊
好溼，好溼
通篇成為飽和度八十
漸漸水分散去再恢復乾燥模樣一貧如洗
正所謂罵人不帶髒字

回望那一片擰盡後的荒蕪
竟是海市蜃樓
況且
哪有海市蜃樓那麼醜的

